

■ 图片故事

# 那屋 那人 那事

■申功晶 文/图



我家的老宅坐落在古城区东北一隅，分门厅、轿厅、正厅、后堂楼、卧楼为中轴线，左右厢房、灶间、后花园……中规中矩的深宅大院建筑格局。记忆就像一块海绵，只消轻轻一捏，滴滴答答的水声就在脑海里回荡开来。

老屋的溯源得从祖父说开，祖父幼年丧父，曾祖母含辛茹苦将祖父和叔祖父这对双胞胎兄弟拉扯至10岁上，便狠下心肠将两兄弟丢给一家布商当学徒，学徒的生活相当清苦，从鸟叫起床干活到“鬼叫”收工熄灯，包括伺候师父吸烟，给师娘端屎尿盆……满师后，两兄弟操持起布匹生意，居然顺风顺水，生意越做越红火，便在老城区东北一隅择地起楼盖房，开枝散叶，两房一共生养了14个子女，叔祖母常常眯缝着眼回忆起那段其乐融融的黄金岁月：男人们在外奔波赚钱，女人们居家相夫教子……

祖辈中现今硕果仅存的唯有叔祖母，历经民国、抗战、建国……以强劲的生命力陪同元气大伤的老屋一起存活下来，她一共生养了八个子女，个个孝顺。

这位“旧社会”少奶奶身上有着中国普通家庭妇女的美德：勤劳、节俭、知足。子女不在身边，她独自一人过活，每天清晨，挎着一个小竹篮去菜场买菜，回来总会顺带捎个香瓜给我啃啃。那时，我习惯趴在大门口，大老远看见她出现在弄堂那头，就拍着小手在门口叫：阿婆，阿婆！快点，快点！叔祖母一边应着，一边笃悠悠颠着小脚，那腾腾老长一段时间才到门口。随后，淘米洗菜，接着，在煤炉上煮饭炒菜，忙得不亦乐乎，还见缝插针瞄一眼电视或翻一翻连环画小说书。吃过午饭，泡上一杯清茶，从橱柜里取出一碟瓜子糖果，让我搬一个小凳子，偎在她身畔听她讲过去的事……

上学后，放了暑假，我一个人呆在二楼书房读书、写字，时间一长，空荡荡的屋子寂静得让我这个白天怕贼、晚上惧鬼的孩子有一种翻山走夜路似的恐惧，站起身来，冲楼底瞅瞅，叔祖母正笃悠悠在天井里散步，心里须臾熨帖起来。叔祖母有个习惯，每周都要催着看一次我写的作文，每次翻开我的作文本前，她都会先用肥皂洗洗手，然后戴上老花眼镜，小心翼翼地一页一页翻阅，看完了，满意地夸我不愧是读书人家的血脉，有天分。

叔祖母身子骨硬朗，心态年轻，大家都说她准能健健旺旺活到一百岁。在我上高二那年，老宅面临着拆迁，所谓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叔祖母跟着二儿子搬入了新居。

我的老屋在路北，而新居在路南，刚搬的那几天，放学后，我仍习惯性地朝老屋方向踏车，直至看见眼前一片废墟，方幡然醒悟：老屋没了！

屋离了人断了生气，人离了屋，如无根浮萍，叔祖母的二儿子家住三楼，叔祖母因下楼不便缺乏锻炼引起骨质疏松，久而久之便瘫痪在床，脑子也不好使，连自己的子女也经常稀里糊涂搞错，我去看她的时候，她躺在床上蜷缩成一个“大虾米”状。所幸，她还认得我，凝视我良久，笑着说：你长高了，长大了。我心里一酸，眼泪差点没掉下来：我长大了，可您却……

叔祖母终究没活到一百岁，就像老屋逃不了被拆的命运。

叔祖母是老屋的象征，见证了那一代人的悲欢离合以及老屋从有到无。没有了叔祖母的老屋，就像被抽去了灵魂。正如今，我的作品被印刷成铅字、刊登，叔祖母再也没法逐字逐句品鉴。

老屋和叔祖母永远消逝在这世上，就让他们永远珍藏在我的记忆中吧。

## ■ 工友情怀

“帅哥”名字叫陈帅，是北京建工北安集团大兴国际机场指廊项目的物资主管，他的名字中有“帅”字，人也长得帅，工作起来更“帅”，所以，同事们都亲切地叫他“帅哥”。

说陈帅工作“帅”，是因为他对待工作有着极强的责任心，宁可加班加点也不会因为他而影响工作，从不拖沓，办事效率极强，无论是项目员工还是跟他仅有一面之缘的厂家办事人员，都对他赞不绝口。

作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指廊机电安装项目的物资主管，他与物资部门的丁烨两个人撑起了整个项目两亿五千万元的设备、物资采购、发放工作，可见工作量是多么的庞大。

大家都知道，施工现场的物资管理工作非常的繁重，既要负责设备、材料的询价、比价、订货，还要负责设备、材料到场后的验收、报验、发放工作。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指廊项目，机电专业的设备、材料更是多达几千种，没有一点毅力和责任心根本就干不了。

“陈帅，发电机到几台了？”“三台。”“还差哪个指廊的？”“还差西南指廊和东北指廊的，明晚到场。”“陈帅，配电箱什么时候到货？”“周五到，上午

## “帅哥”大总管

□刘小平 文/图



落实的。”项目部的所有设备、材料的加工、到场时间他都了然于胸，谁问他都是对答如流。当有同事问他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时，他笑着说：“这是我的本职工作，现场的施工进度这么紧张，我必须每天都要查看一次各厂家的设备、材料到场时间，随时提醒、催促厂家及时发货，能提前的尽量要求厂家提前发货，决不能因为材料订货而影响施工进度。”语言朴实无华，但却反映出了一名企业员工的责任心，衬托出了一个企业的素质，办公室的同事们听到陈帅的话语，在他的背后都不由地竖起了大拇指——“帅”。

指——“帅”。

在材料的质量把关上，陈帅也是非常严格、认真，突出了一个“帅”字。2018年5月，有一次现场进耐火线槽，到场验收时陈帅发现这一批次的耐火线槽的填充材料与前两次的质量不符，与订货封样时的质量更是完全不一样，根本就达不到质量验收要求。为此，陈帅立即责令厂家退货，同时鉴于厂家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陈帅跟项目经理协商后决定，终止与该厂家后期的一切采购合同，另行找厂家询价、订货，同时对该厂家进行索赔。当时厂家也曾经想让陈帅高抬贵手，放过这一次，而陈帅却又正言辞地说：“大兴机场是国家重点工程，质量标准是鲁班奖，你们供完货拍拍屁股走了，而安装单位是我们，我们要对我们的施工质量负责，对得起我们的良心，决不能砸了我们企业的招牌。”

作为一名普通的基层员工，陈帅没有豪言壮语，没有丰功伟业，有的只是一如既往、不计得失、任劳任怨。朴实无华的他在平凡的岗位上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默默地为企业的发展发一份光、一份热。

他的平凡让人感动，他的敬业让人钦佩。这就是我们的“帅哥”——八零后物资主管陈帅。

## 北京秘密

### 一个城市的灵魂和荣光

——北京宣南名人故居、会馆探访

集之地。

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时指出，“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张金名片，传承保护好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首都的职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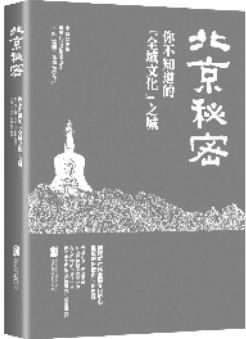
一锤定音！北京的历史文化遗产的命运从此发生转折。宣南一带也有了变化，拆迁是不可能了，关键是怎样保护利用好。伴随着疏解整治促提升、背街小巷整治提升等一项工作的展开，这一带的街巷、故居开始加快重新收拾、整治的步伐。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位于西城区上斜街金井胡同1号的沈家本故居。

沈家本何许人也？1840年出生的沈家本是浙江吴兴人，清朝光绪朝的进士，历任天津与保定知府、刑部左侍郎、大理院正卿、修订法律大臣等，坚信以法救国、以法强国，在清末激烈的思想与权力交锋中，使一系列与世界接轨的法律条文问世，如《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等，著有《历代刑法考》《诸史琐言》，还主持制定了《大清民律》《大清商律草案》《民事诉讼律草案》等一系列法律，建议废止凌迟、戮尸、刺字等酷刑，最早提倡、创设了中国的律师制度、中国检察制度、现代审判制度，提出了改良监狱、让在押犯人学习劳动技艺以备出狱后能吃上饭等人性化措施，堪称中国近代法学奠基人。

故居整体坐北朝南，从院子东侧走过，高高的墙体已然修葺一新。故居前面新辟出一个方形小公园，空间顿显敞亮，在这紧促的胡同里实在是难得一见，故居木质大门看上去比普通四合院的门大许多。

笔者曾经在故居基本整飭时有机会进过一次这座院子，一进大门，顿感豁然开朗，进门东侧有一座中西合璧、砖木结构的两层小楼，就是1905年沈家本筹资建成的藏书楼——“枕碧楼”，楼内曾藏书5万余卷。这是一座三进四层的院落，十分宽敞。难怪2015年出版的《增订宣南鸿雪图志》第二卷在介绍沈家本故居时这样描述：“整组建筑布局严谨，宽敞实用，很合主人的身份。”这位清末著名法学家从1900年入京到1913年逝世一直住在这里，写成了多部著作。

(二十三)



李斌 主编